



翠竹

CUIZHU CUN

村

邱林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翠竹村

邱林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翠竹村 / 邱林华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33 - 2212 - 9

I. 翠… II. 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084 号

书 名:翠竹村

作 者:邱林华

责任编辑:于 亮

装帧设计:赵光明

责任校对:周 玮 郭艳徽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320 千字

印 张:12. 625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212 - 9

定 价:26. 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此书献给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基点村人民**

序

出生在闽西红土地的作者,以其童年时期的生活体验和耳濡目染,用饱含深情的浓墨重笔,描写了以翠竹村为代表的革命基点村人民的血泪斗争历史,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式地展示游击区的复杂斗争画面,读了使人心朝澎湃,久久不能忘怀。

基点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革命老区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在艰难困苦战争年代,基点村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基点村如翠竹村那样,绝大多数是人口不多交通不便的偏远山村,那里的山头就像一座座打击敌人的城堡,那里的山沟就像一条条重创敌人的堑壕,那里的森林就像掩护红军游击队的掩蔽物,那里的茅草就像燃起燎原星火的柴薪,那里的老百姓就是孕育和保护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伟大母亲。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吮吸老区基点村人民的乳汁成长壮大的。作者通过对翠竹村罗姆等革命接头户,与张为民、范春月、柳勇生、马天喜等人生死相连的描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斗争历史的悲壮画册。

本人出生在闽西,参加工农红军在闽西,坚持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也在闽西,目睹了生活在闽西红土地的基点村人民与红军同艰苦,同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长达二

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闽西这块红土地惨遭蹂躏,仅限现在的龙岩市就有539个基点村遭受毁灭性摧残,烧毁房屋116858间,绝户37724户,群众被杀害18025人,饥饿或瘟病死亡148074人,土地荒芜155455亩。长汀县有个叫楼子坝的基点村,曾设红军医院,当时有43户143人,解放时只剩下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斗争的残酷性可见一斑。但是英雄的中央苏区的闽西人民,没有被反动派的“三光政策”所吓倒,他们前仆后继,坚定不移地支持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帮助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时,龙岩地区评为革命基点村的有610个自然村,25744户,116939人,在册英烈23600人(不含被“肃社党”错杀平反昭雪的3856人)。闽西人民为创建新中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建树了光辉业绩,立下了不朽功勋。

本书作者是烈士后代,曾担任福建省政府的部门领导。退休后笔耕不止,用炽烈的革命情怀,谱写了一首赞美闽西人民英勇斗争历史的悲壮颂歌。

今年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本人还有一个寄托,希望新中国诞生后出生的中国公民,记住基点村的人民,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携手他们奔小康!



(王直,福建省上杭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原福州军区副政委,军旅画家)

前 言

撰写这本长篇小说,是我的夙愿。过去忙于政务,退休后才有时
间去完成这个夙愿。

我的夙愿缘于事实。从我会记事的孩提时代起,就耳濡了许多
发生在中央苏区革命基点村的故事,目睹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
这些故事和事件中的各色人物,老在脑海里浮沉、闪现,不把他们描
写出来感觉十分可惜,甚至有一种愧疚感。

在组成中央苏区的福建闽西,从土地革命到新中国诞生,涌现了
无数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当然也有不在少数的悲剧人
物。这些人物,在党史和部分革命前辈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述,但都是
版画式的黑白分明的粗线条反映。本人想用多视角的、立体的、深邃
和多彩的手法来描绘这幅历史画卷,把它从馆藏的史册中,挪到能够
与大众广泛接触的图书中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几十年来,本人拜读了许多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些
作品都曾经深深地感动和震撼了我。我也想用文学艺术的表现手
法,把闽西“红旗不倒”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反映出来。可是本人缺
乏文艺细胞,更不懂小说创作的秘笈,就不知深浅地用原生态的方法
来描写历史人物。

原生态描写,更贴近小说人物的原形。通过对活跃在闽西这块
红土地的历史人物的追寻,我有一个感悟:公利是共产党人和老百姓

共同奋斗的基石。许多为了谋取广大民众利益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民众中去,发动劳苦大众起来进行改变命运的斗争。身处饥寒交迫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了生存,他们被迫奋起抗争,志在谋取赖以生存的物质利益。共同的利益基础,使红军游击队和老百姓结成了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坚持斗争到新中国诞生。地主豪绅是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对抗革命。因此在斗争最残酷的革命基点村,展开了复杂的,残酷的,长期的,为争夺根本利益而进行的殊死斗争。这一斗争,经过了长达二十三年的血雨腥风的反复较量,老区人民尤其是革命根据地的基点村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付出了巨大代价。阅读本书,能够从中得到启迪:新中国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敌对阵营中,事物会发生转化,参与的人物也会变化,绝对好或者绝对坏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根据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本书描写了事物的转化,即革命阵营也会出问题犯错误,反动阵营中也有开明人,在艰苦斗争中有人蜕化变质当了叛徒或土匪,两军对垒中也有人出污泥而不染。这些都是本书中的人物,也是历史的真实。

写作本书我充满激情,可以说是用激情来写作,在描写壮烈凄美的情节时,经常泪流满面,痛哭失声,用泪水伴着墨水来描写我心中的英雄。

以上是本人想说明的本书创作的动机、过程和意愿,正确与否,恳请读者批评指教。

目 录

第 一 章	官逼民反	1
第 二 章	“吃大户”	9
第 三 章	准备暴动	16
第 四 章	急搬救兵	24
第 五 章	攻打县城	32
第 六 章	抗租抗税	41
第 七 章	反“清乡”	49
第 八 章	分田分地	57
第 九 章	地主也分田	64
第 十 章	重建家园	71
第 十 一 章	好事成双	80
第 十 二 章	山雨欲来	89
第 十 三 章	欢迎红军	96
第 十 四 章	放歌马石山	104
第 十 五 章	九九重阳	114
第 十 六 章	扩大红军	122
第 十 七 章	山歌妹	132
第 十 八 章	祸起萧墙	144
第 十 九 章	汀州寻子	154
第 二 十 章	惩办罪魁	164
第 二 十 一 章	拥军优属	173
第 二 十 二 章	疯狂复辟	182
第 二 十 三 章	军政统一	193

第二十四章	鱼水情深	204
第二十五章	“三光政策”	213
第二十六章	关门打狗	221
第二十七章	罗姆招魂	232
第二十八章	伏击战	243
第二十九章	智救百姓	251
第三十章	哀悼慈母	260
第三十一章	北上抗日	269
第三十二章	开明县长	277
第三十三章	伸张正义	285
第三十四章	深山党校	294
第三十五章	惨遭暗害	303
第三十六章	才女病故	313
第三十七章	贫病交加	321
第三十八章	维护名声	330
第三十九章	曙光一晃	338
第四十章	贼心不死	348
第四十一章	艰难岁月	356
第四十二章	叛徒最坏	365
第四十三章	罗姆缝尸	372
第四十四章	大地回春	381
后 记		393

第一章 官逼民反

永定县城的圩日，西门的城门口贴了一张布告：

布 告

自共党丁卯南昌暴乱流寇窜犯本县以来，乡间盗贼蜂聚，骚扰百姓。为维持乡间治安，急需扩大保安部队，本县决定筹集军饷，特别征收冠婚丧祭屠宰税、烟叶税、柴炭税、草鞋税，自本日起各乡村民务必及时缴纳，延误缴纳者严惩不贷。特此布告！

永定县国民政府

民国壹拾柒年叁月初玖日

许多赴圩的人，围在布告前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群情激愤。肩挑畚箕的周志丹、挑米筛的周春光和挑柴担的周宏忠放下担子，挤入人群去看布告。不看也罢，一看就火冒三丈。春光说：“自盘古开天地，哪个朝代有这么重的苛捐杂税！还让耕田人活吗？”

“国民政府还说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呢，”志丹边用黑布衫擦汗边说，“看这布告哪有民生，只逼民死！”

“什么国民政府，实实在在是刮民政府！”宏忠挥动手臂大声骂道。

围观的民众齐声附和：“是呀，是刮民政府！十足的刮民政府！”

一位穿中山装教书先生模样的青年男子挤入人群，看了布告，面带愠色，拿手在志丹肩头上一拍，说：“你也来赴圩呀！”递给志丹一个眼神，走出人群。志丹会意，三人鱼贯走出人群，跟着教书先生入了城门。

客家人把赶集叫赴圩。哪一天是那个集市的圩日，有早已约定俗成的乡规，譬如永定城逢四、九，就是说每个月的初四、初九，十四、十九，二十四、二十九，是永定城的圩日。湖雷是逢五、十，合溪是逢一、六，丰稔是逢二、七，蓝家渡是逢三、八。基本上是五天一圩，这样方便乡下人做买卖，有利于小商贩跑集市。

当午太阳直照屋檐石的时候，周志丹等三人走进祥泰小酒店，上了楼棚几乎同时喊道：“为民先生！”

“来来来，快坐，快坐！”张为民站起身来，一边热情招呼三人入座，一边喊店老板：“老板，切一盘猪头肉，来一碗酿豆腐、一碗煮牛血、一碗兜汤，再温一壶酒，要快！”说罢手一伸，指着先到也站起身来的几位客人，笑着说：“介绍一下，这位是木匠师傅靚哥马天喜，这位是教书先生秀才赖永芳，这位是拳师教头吴信。”接着又介绍周志丹等三人：“这三位都是翠竹村人，他叫周志丹，他叫周春光。”

“我叫周宏忠。”不等张为民介绍，周宏忠自报了姓名。大家互相拱手致意后落座。

张为民不慌不忙，一字一句地问道：“各位都看到县政府贴的布告了吧？怎么样？有什么想法？”边说边用眼睛巡视在座的每一个人，就像出题目提问学生的老师在探询谁先回答。张为民个头不高，人也清瘦，圆圆的额头天庭很开，浓密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鼻梁下是一张厚实坚毅的大嘴唇，说话嗓门不大底气足，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曾经去广州想考黄埔军校、农民讲习所，因错过

考期而返乡当了乡村教员。

马天喜说：“我在南门城门口看到了。很多人看，边看边骂，大家都很有愤怒！”

吴信挥动他那黝黑有力的胳膊，说：“我坐的船在东门桥下刚靠岸，熊晓宾就从东门街跑下来对我说，‘城门口贴了一张新布告，从今天起，红白喜事宰猪牛牲畜都要交税，还有卖柴炭、卖烟叶、卖草鞋也要交税。’这不是不让俺耕田人活了吗？这是什么世道！盘剥耕田人已经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了！我们都没法忍了！”

“忍，我们耕田人祖祖辈辈都是忍，结果呢越忍越穷，日子越过越苦。”周春光接口说：“我看不能再忍了！为民先生，你从广州回来，听说前几年有一位湖南的毛先生主张农民组织农会，团结起来争出头日子？”

说话间酒菜都摆上桌了，张为民拿起酒壶给大家筛酒，筛好酒端起酒碗说：“来，来，先喝酒，边喝边谈。”先喝了一大口催大家快喝，待众人都喝过又要拿起酒壶添酒，赖永芳夺过酒壶说：“为民兄，我来我来，你好跟大家讲话。”

张为民又喝了一口酒，用手抹了一把厚嘴唇，说：“刚才大家讲得有道理，政府太可恶！水泊梁山的好汉为什么上梁山？被官府逼的嘛！如今的政府也在逼我们穷人造反。今天的布告就是逼穷人造反的文告。”赖永芳说：“我们就拿它来作传单，向四乡的民众宣传，揭露反动政府用苛捐杂税来盘剥老百姓的罪恶，动员全县农民组织农会起来抗争。”张为民听了感到有道理，用政府的布告去发动群众，比我们的传单更有鼓动性。他说：“永芳兄说得好，就拿县政府的布告，去揭露反动派残酷剥削劳苦大众的罪恶，把群众发动起来。各地农会要抓紧组织起来，同土豪劣绅斗！上溪南由赖永芳和周志丹负责。下溪南由马天喜和马浩汉负责。丰稔片由柳开清、柳勇生负责，他们叔侄俩人今天没有来，我去找他们商量。”张为民讲完，大家吃过饭，相互道别后离去。

张为民赶集回家后,马上动身去找柳勇生。柳勇生是丰稔市人。说起张为民认识柳勇生还带点传奇色彩。有一天张为民从丰稔市回金沙,在一处山路上碰到一个后生哥挑着满满两大篓木炭,没穿上衣的胸肌鼓鼓的呈古铜色,胳膊上的肌肉就像老藤结的疙瘩硬邦邦。走到跟前时,后生哥瞪了张为民一眼,还用力啐了一泡口水。张为民惊愕得像木头柱子立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后生哥从身边走过去,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想我又没有得罪你,你干吗朝我吐口水?自己苦笑了一下,心里倒像明白了什么,迈开脚继续走路。

一次丰稔圩日,有一伙打凤阳花鼓的卖艺人在街头卖艺,一位美丽俊俏的姑娘敲打着渔鼓,正在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时,一个地痞偷偷摸摸从姑娘的背后伸手进她腋下想摸奶子,只见姑娘把胳膊一夹,地痞“哎哟”叫了一声想把手抽回去,谁知越抽手越痛,弯腰屈膝怪叫连声。姑娘泰然自若夹住他的手,拖着他还打了三圈鼓,向观众道了谢才松开胳膊放了他。只见他的手掌背有几排圆圆的血印子。地痞捧起手背使劲吹气,边吹边骂:“好哇,你这个狗丢的婊子,敢藏暗器伤人,你等着,看我收拾你!”骂骂咧咧跑走了。过了没多久,地痞带了一帮流氓来,个个手拿棍棒,围住卖艺人就要打。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从人群中冲出一位后生哥大喝一声:“不许欺负人!”一个领头模样的人呵斥道:“烧炭客,你少管闲事!”后生哥立定马步说:“你欺负人,我就要管!”“你想寻死!”挥起棍棒就向后生哥打去,后生哥退一步闪开,手一拽把缠腰的汗巾扯了下来,看准恶棍再打来的棍棒把汗巾用力一甩缠绕住木棍,再用力一拖,木棍掉落地下,他上前用脚尖一踹木棍飞了起来接在手中,挥起木棍朝领头人脚下扫去,领头人双脚一跳躲过了,未等站稳,后生哥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双手握棍指着说:“乌龟子,你敢欺负人,我一棍把你挑到池塘里喂王八!”领头人双手抓住木棍叫道:“你敢?”后生哥双

手一用力，把他挑起来往池塘一甩，掉进了池塘里，骂道“看你还敢欺负人！”领头人像只落汤鸡在水中挣扎。后生哥用棍指着他说：“你记住我这个烧炭客，再敢欺负人有你好受的！”

张为民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看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一眼就认出了这后生就是上回在路上碰到的挑炭人，心中暗想这后生哥有血性，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要同他结识交个朋友。经过了解，才晓得他是自己的学生柳开清的侄子，于是找上门去结识了柳勇生，还陪柳勇生到大山里烧木炭，白天帮他劈木头、叠柴片、看火候，晚上同他一起睡山寨，给他讲《水浒传》的故事，点燃他心中的造反火苗。经过七天七夜的促膝谈心，柳勇生向张为民坦吐了真心实意：“为民先生，原先我总认为穿长袍马褂的读书人，跟我们耕田人不是同一条心，他们读书识了字，不是去当官就是去当土豪劣绅的狗腿子欺负穷人。听了你给我讲的那些过去我不懂得的道理，才明白世上也有专门替穷人着想的读书人，想帮穷人过上好日子。”张为民说：“你说得对，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就是这帮读书人，像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他们就想帮助工人农民过上好日子。”柳勇生说：“为民先生，我今生今世跟定你了！从今往后，你要我做什么你就说，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会推辞！”张为民盯住激动得满脸通红的柳勇生，一把抓过他的手紧紧握住说：“勇生老弟，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生死不分离的亲兄弟！”张为民还发现柳勇生有一手好枪法，看见山鸡举銃就打，百发百中。

张为民到丰稔市找到柳开清和柳勇生叔侄俩人，说了永定县城门口贴布告的事。柳开清说：“自己听赴圩回来的人讲了，亲房叔伯知道后都很气愤！都说穷人没法活下去了！”

柳勇生听完张为民说要拿县政府的布告做传单，向耕田人讲清楚利害，发动民众起来抵制后，说：“民众起来抵制，官僚和土豪劣绅肯定会不甘心，我们得想个法子对付他们。”柳开清说：“我们成立农民保安队，跟他们斗！”张为民击掌称赞说：“好主意，真个是好主意！不过我们不叫保安队，可以叫个别的名称。”柳开清和柳勇生叔侄俩

人,痛快接受了秘密组织农会的任务后,张为民离开了丰稔市,到汤湖去找赖建功。

金沙的土霸吴仁义要给父亲吴天明做七十大寿生日,正紧锣密鼓地筹办着。这个吴天明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秀才。他跟一个朋友到龙岩州去混了半年多,回乡后就大肆购买田地,收租放债,很快就发了起来,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在龙岩州他到底怎么发的财,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坊间的传说很多,有说他谋了他那个朋友财的,有说他把勾搭上的一个妓女弄死霸占了她的金钱的,有说他在外面贩卖鸦片赚饱了回来的。他回乡购置田产心狠手辣搜刮钱财,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老蚂蟥”。有其父必有其子,吴仁义长大后也恶霸一方,有人也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大蚂蟥”。

吴天明暴富以后,请来风水先生择地建了现在那座“庆福楼”,三堂两进水,一堂比一堂高,前堂只盖一层高,雕梁画栋,气势不凡。中堂是两层楼房,屋栋砖雕彩绘。后堂为三层楼房,屋栋正中间安了一只石狮子,刻了“泰山石敢当”五个字。两个四水归堂的天井把三座楼隔开,远远看去高低层次分明,步步高升。整座楼用红土夯成,是土木结构的典型客家土楼。楼的外墙用石灰粉刷。楼的内墙也用石灰粉刷,不过上下有别,下层约三尺高处刷的是青灰,用绳索打线构成图案绘上花纹;上层都用白石灰粉刷,光洁明亮。中堂和后堂一样,都是中间一大厅两厢房,楼上楼下共有五个大厅二十个房间,加上前堂和横舍,总共三十个房间,确实是一座出类拔萃雄居一方的土民居。

吴天明做寿,庆福楼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大门贴了“万年枝上春常在,五彩云中月正明”,横批写“福如东海”的大红对联。中堂屏风贴的对联是“雄心开创千秋业,鹤寿留驻四季春”,横批“寿比南山”。后堂大厅屏风正中挂着吴天明的画像,两边贴的对联是“自古称稀尊上寿,从今伊始乐遐龄”,横批“寿与天齐”。请了三伙吹鼓手

打擂台，完全是锣鼓、丝弦、琴瑟大混奏，与其说是奏乐，不如说是闹腾，图的是气派。杀了猪，宰了羊，还宰杀了一头牛。用猪羊五牲祭过天地，子孙、亲戚、亲房、朋友依次向端坐后堂大厅中的吴天明行礼拜寿。鞭炮声和三管铳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了整座庆福楼，远处看去像被妖雾笼罩着的魔鬼屋。请来的客人，除亲戚和五服内的亲房叔伯外，都是四乡豪绅、县府官僚和一帮地痞流氓。

酒席间乱哄哄一片，大喊大叫的劝酒声，吆五喝六的猜拳声，活像豺狼虎豹争吃，嘶叫声不绝于耳。身穿长袍套着马褂的老蚂蟥，坐在正厅的大位上，打着哈哈，接受客人轮流给他敬酒，喝得满脸通红。和大蚂蟥一起坐主桌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四大城门公”之流。老蚂蟥兴致虽高，心事却重，他说：“各位仁兄，前些日子县政府贴出布告，加征冠婚丧祭屠宰税，十分对路，我举双手赞成！这真的是及时雨，给那些想闹事的刁民泼了一盆冷水。要求各地组织自卫队，防备刁民暴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实在英明。县长大人公务缠身，未能光临寒舍，借此机会，我拜托县长的钱粮司爷财政局长转达我的敬意！”说着站起身来，举杯对财政局长说：“来，我这杯敬县长大人的酒，请你代喝了！”财政局长起身举杯，也不客套，一口干了。

豪绅仇世民说：“算你找对人了。县长出的布告，还不是钱粮司爷的主意，你要单独敬他一杯。”老蚂蟥说：“世民兄说得对！我单独敬替县长管家、帮我们发财的局长大人一杯！”一肚坏水，不善言辞的财政局长又干了一杯。

关心时局的撒务静说：“刚才天明兄说得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去年南昌发生共党暴乱，溃败路过我县，虽然像秋风，一阵吹过去了，可是他们带来的种子，却撒播在我们县里，我们不可不做好防备。”老蚂蟥接口说：“对啦，我们乡里的张为民就很活跃，以办夜校教耕田佬识字为名，四处活动，行踪十分可疑！”

大蚂蟥到各桌去给客人敬酒，刚才回到主桌，听到他父亲讲张为